

湿度

□陈嘉瑞

两个月前的一个周日，开车路过郭杜花市，买了一盆榕树盆景。

提到榕树，让人想起广州。珠江岸边，石栏以内，有高大的榕树，枝叶茂密，无数的气根，飘如柳须。有人说就，这气根，在空中也能吸收养分呢！植物也讲究环境，北方的树木没有气根，是因为北方干燥，树木吸收水分只能靠地下的树根。南方不同，气候潮湿，空气中水分含量大，气根就生出了。榕树的气根细长如丝，密似胡须。人少的地方，可长及地面。人从树下经过，根须拂面如破丛帘。微风起了，这根须就飘动起来。轻轻地荡起，又轻轻地回落。一荡一落，就生出万般妙曼。

离开的时候，卖花的老者叮嘱：“榕树喜湿，经常给叶面多喷些水。”回来查阅资料，是说榕树一类的热带树木，喜热喜湿，要给周围营造好一定的湿度。

于是，家中旧物中的喷壶就翻出来用了。几乎每一天，我都要手执喷壶，给我的榕树盆景仔细喷水。滴滴答答的滴水声中，就好像看到广州的大榕树刚刚经历了一场透彻的霖雨。

那一年在阆中，于深家大院的天井，见到过一种特异的植物。天井是三进式的，厚墙高屋，重门递进。来到天井的时候，外热已远，满院生凉。天井是长方形的，秋阳斜过，天蓝如洗。天井里，凹陷的地面有些潮湿，地上一只石缸，缸中有金鱼游动。旁边一株玉兰，阴翳如伞。四厢屋檐相接，檐下门窗幽暗。空中有鸽子飞过，就见天井角落，有绿丛一株悬于一线。植物齿形细叶，蓬勃而上，枝叶晶莹，在阳光的映衬下，嫩黄如翡，似乎能看见茎叶中的水分。观其下部，一无根须，二无泥土。当时就奇了：如此植物，不根不土，悬于空中，是一时装点，还是如此本生？答曰：“如此本生。”于是疑问，不根不土地悬在空中，何以成活？主家不奇，回答说就这样悬在空中，即可生长——植物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养分生长的。于是就惊叹，阆中的湿度这般神奇。于是，也就想起了苏轼的诗：“微雨止还作，小窗幽更妍。盆山不见日，草木自苍然。”

去了阆中，才发现这里不但女子肤白，壮汉也白得令人惊异。究其原因，一是这里的人少晒太阳，且紫外线少，二是这里空气湿度大，人

之面目常被滋润。

可知湿度于人，也是至为关键。

出版社一女子，养已于室。同居一室的，还有那些高矮胖瘦的花花草草。冬天，暖气干燥，她于电脑一旁，置机一尊，缕缕仙气，丝丝而出。女子于氤氲仙气中，同她的花草一样，舒枝展叶。适宜的温度，恰当的温度，使之天生丽质，饱得滋养。于是，年龄在朋友眼中，被打了五折。

我就怀疑她，是否也曾经去过阆中。

多年前写过一篇《岚皋女子》的文章，是说岚皋女子浸润在四季雾霭又阳光氤氲的山中水城，水分充足，湿度适宜，无疑是进了天然的美容舱了，所以岚皋的女子个个面如桃花。

我给榕树上喷着水，增加它周围的湿度，就觉得我的榕树很幸运——它不缺吃、不缺喝，天天还可以处在可人的湿度中自在逍遥。它无疑是当下植物中的“富人”。

离开花房宅室，那些蔓生在大自然中的花草草，常常面临的却是旱涝不匀、干湿不一。不要说保持适宜的湿度，能有足够的水分和肥力，以维持其不死，就十分幸运了。

蜀河古镇

□姚增战

一个周末，我与朋友到安康市蜀河古镇旅游，在秦巴山区腹地、汉江上游北岸那样陡峭的山坡上，出现如此密集的古建筑群落，使人为之震撼。

蜀河镇，古称“育溪”，因境内蜀河而得名，是安康市东部的文化古镇，位于蜀汉两水交汇之处，地处两省三县交通枢纽，西达川汉、北上关中、南下鄂西、东进中原。早在西周时期，这里为古蜀国辖地，开始有了原始的水上运输，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，汉江水运逐渐繁荣兴旺，一度成为由南方地区向长安运送货物的重要补给线路，至明清两代逐步进入鼎盛时期，这里水上运输繁忙，人流物流聚集，成为汉江上游重要的物流枢纽和贸易重镇。

“梧高凤必至，花香蝶自来。”周边省区客商纷纷来此定居经商，建立商号，开当铺、建茶社、开饭馆，仅开设的钱庄就有上百家之多，可谓是客户云集。物流繁忙，生意兴隆，形成了商贸流通与建筑文化相互交融的情景。在蜀河古镇的建筑中，黄州会馆、江西会馆，陕帮的三义庙、回帮的清真寺和船帮杨泗庙等古代建筑，无论是设计风格还是建筑规模，在周围都十分抢眼，显得豪华、庄重和气派。

杨泗庙原是船帮的会馆，由船帮头目杨四爷名字而来。庙墙下面过去是“洪龙滩”，弯道多，水流急，经常发生船运事故，于是水手们集资修建此庙，以祈求神灵保佑，取得心

灵上的安慰。古镇上的黄州会馆，地理位置优越，建筑规模庞大，是由来自湖北黄州等地的商人修建的，其突出的特点是雕梁画栋，装饰富丽堂皇。高大建筑的墙面上钉有铁制的鸟、鱼等吉祥图案，石门墩两旁雕刻着麋鹿与桐树，仙鹤与椿树，门洞顶部刻画着狮子绣球和太极图，房檐上悬挂着飞龙游凤，木刻精致，造型优美。上千年的风蚀雨淋，似乎对这些古建筑并没有多大影响，至今还保留着古代建筑文化的深刻印记。

蜀河镇上的古建筑群落，还有清真寺和星罗棋布的深宅大院，不仅具有各地迥异的建筑风格，而且在建筑物的牌匾、对联和门楣上镌刻着许多书法作品，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，加上街区七扭八拐的狭窄道路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古建筑群落。在明清兴盛时期，

这里“夜照万盏灯，日受千人叩”，折射出当年物资运输和人员来往热闹繁忙的景象。游人置身于于此，仿佛回到了那个熙熙攘攘、车水马龙的年代。

随着历史的演变，过去那种繁荣的景象早已时过境迁，尤其是陆地运输条件的改善，这里原来唯一的水运通道逐步淡出人们视野，有的古老建筑年久失修损毁严重。然而，在杨泗庙院内墙壁上至今保留的古镇建筑全貌图，似乎还在向人们展示着这里往日的繁荣与兴旺。

城市的风

□柯喜堂

远去了
鸡鸣唤醒的黎明
或带着犬吠的宁静
在城市的风里
成了遥远的梦境
不解杨柳风的温柔
也无暇为纷纷落红伤情

城市的风
总是满怀欲望步履匆匆
穿行在大街小巷中
一如呼吸
澎湃出不绝的生命

假如
城市失去了往日的风声
空荡荡的马路上
不再有各种车辆的疾行
只有白色的救护车
在一片死寂的街上驶过……
风声，那不分昼夜

无论四季
给城市注入生气和活力的风声
又会带着怎样的渴望
在人们心中升腾

小院春秋

□秦汉

经过八年漂泊，搬了四五次家，我终于安顿下来，居有定所，且附有小院。屈指数来，搬来小院居住已有15个春秋，不知不觉在这里一晃生活了这么久。今年春上，我也学邻居找了五个装水果的泡沫箱，装上泥土，放在小院的一个角落，就成了我的微型菜园。我种了一些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油菜、韭菜、香菜，这些蔬菜难以自给自足，却给了我想要的生活。因此这个院子，成为我安顿灵魂的地方。这一点，对我太重要了，我觉得以前的日子都虚度了。

播下种子后，我的魂魄仿佛被勾去。一有空就跑到那儿，看看菜苗是否出土。稚嫩的小菜苗终于从土里拱出来，我欣喜异常。小苗儿像看懂我的心思，它们忽闪着绿色的小眼睛，一眨一眨，真可爱。

韭菜碧绿翠嫩，第一茬刚出土约莫半尺高，肥厚的叶片在空气里散发出阵阵鲜香。《诗经》曰：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。”可见上古时代隆重的祭品中就有鲜嫩韭菜，这应该是春韭了。这还不算，春韭最著名的当数杜甫的那句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”剪下头茬红根春韭清炒一盘，闷蒸一锅黄粱小米，春韭鲜、米饭香，这是怎样一种穿越时空的感悟。

西红柿、茄子和辣椒显得十分沉稳，他们不急不躁地生长着。刚开始，辣椒白色的小花，点缀在绿叶间，小辣椒先是着一身绿装，藏在叶间。后来，日渐成熟的辣椒，经不起时光的诱惑，就红着脸在绿叶间招摇。茄子的花是淡紫色的，花儿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小圆球，不断地膨胀，渐渐由小变大，一个紫色的长圆形大茄子就长成了。感叹生命的神奇，一粒极小的种子，竟有如此威力。西红柿的茎和叶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我常爱摘一片叶子，放到鼻前嗅一嗅，那味道是沁人心脾的。西红柿的花是黄的，果实却是善变的，开始是绿中泛白，随着生长，变得绿少白多，后来又变成光泽闪亮的红色……

入伏后，陕北的天气变得异常闷热，不时时下大雨，因此蔬菜长得特别快。如今，韭菜已经割了几茬了，香菜和油菜也已是第三茬了；西红柿、茄子和辣椒都长着诱人的果实。我想，到了秋冬，小院失去了夏的繁华，一定会



菜园一角 胡淑梅 画

硕果累累，也会银装素裹。

原先，小院还是和我刚来时一样，只有铁桌石凳，没有人种蔬菜。闲暇时间，人们坐在石凳上聊天看景，看天上云卷云舒，看月缺月圆，看小院里孩子长大成人，看小院里私家小汽车由无到有，渐渐增多爆满。这是个年岁不久的小院，却处处透着岁月的痕迹。种菜是近几年的事情，院子里的蔬菜以绿色生态和馨香萦绕回报人们，俨然已是一个小小的菜园了。这里的每一片叶、每一个果都有大家精心地照料，没有沙石，没有杂草，它们无拘无束地生长，它们是大家一年的菜食，它们是院中最幸福的宠儿。

在这里，在我的微型菜园里，我看着摇曳着的西红柿、茄子……似乎闻到了故乡的味道，找到了魂归故里的踏实安全感。我的微型菜园，总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故乡老家，晚上睡觉也好像睡在故乡村子里、庄稼地、西瓜地、菜地边，一身的疲惫、满心的烦恼沮丧，马上能够烟消云散。

我想，没有哪里比这里更好的了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不得不离开小院，离开我的微型菜园，我会把小院连同我的微型菜园一起装进行囊，带到他乡，也犹如把故乡带到他乡。



飞翔的遗鸥 陶明 摄

写给天堂里的父亲

□朱碧波

父亲突然在清晨离世，让我猝不及防。

三年前，父亲就检查出了恶性肿瘤，我们兄妹几个跑遍了西安所有的大医院，咨询过多位专家，多方寻求治疗的办法。经过深思熟虑，鉴于父亲还有糖尿病、前列腺增生等基础病，我们最后决定保守治疗——吃中药，不做手术了。在这三年里，我们没有告诉父亲实情，而是尽量多陪伴。作为长子，我按时去医院开中药，随时关注他病情的进展。老天有眼，父亲这几年里基本没有什么症状，他继续写文章看书唱秦腔，生活一切照常，我们悬着的心暂时平复了。

今年二月底的一天，父亲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肝部有点疼，去医院检查了，大夫说是肝硬化腹水，我脑袋当时就嗡了一下，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袭来！我明白，这是父亲胆囊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肝部了，而且肺部的肿瘤也开始发作，父亲咳嗽不止，胸闷气短呼吸困难，随时有窒息危险，看得人心焦。在随后住院期间，父亲也只知道自己是肝硬化腹水，生性豁达乐观的父亲说，他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大部分的肝硬化腹水是可以治愈的，我们也都顺着他的话说，鼓励他积极治疗。然而，和医生沟通后，我才知道，留给父亲的时间不多了。在医院陪伴的日子里，父亲很焦虑，急着出院回家，我们就安慰他说要耐心治疗，病去如抽丝，急不得啊。晚上在医院陪伴时，看着在病床上遭受疾病折磨的父亲，我心情沉重又无可奈何。下午阳光灿烂时，我会用轮椅推着他下楼散步，离开病房的那一会，他的话多些，会给我讲起他年轻时教书的经历，各种往事历历在目。说了一会，他就咳嗽喘息，不得不停下来。经过十天的住院治疗，父亲肝部不疼了，咳嗽也有所缓解，在备足了出院后的药品后，父亲出院了。

出院后这一段时间里，父亲病情基本稳定，但人消瘦得不成样子，还是继续咳嗽，我明白这是肿瘤在消耗，心里隐约就有了不详的感觉。我们买了制氧机，让他不停地吸氧。

十几天后，父亲病情又加重，咳嗽得晚上睡不着，身体更虚弱，躺下自己起身都困难，我们又把父亲二次送进了医院，才住院了两天，在第三个清晨，他于睡眠中平静地停止了呼吸，撒手人寰而去！也许冥冥之中有什么预感，父亲在住院的第二天坚决要求晚上回家住，那晚由二弟陪父亲在家。第三天清晨六点，我还未起床，手机突然想起，二弟打来电话说，快，爸脉搏摸不到了，手脚已经冰凉！我大惊，翻身起来喊道，赶紧打120急救车。我穿衣下楼开车，十几分钟后赶到父亲小区院子，看见120车也刚到。医生到家给父亲做心电图，显示心跳已经成了直线，那一刻，我们永远失去了父亲！

父亲兄妹七人，他是长子，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。爷爷奶奶都是农民，父亲16岁就开始当家，家乡人称掌柜的。他以自己坚韧、正直、勤奋的个性支撑着这个大家族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父亲正上高三，却被爷爷叫回家劳动挣工分，家里人口太多，吃饭都是问题，作为农民的爷爷认为，挣工分有粮食吃，比念书强。但父亲不甘心，于是边劳动边学习，于第二年以社会青年的名义参加了高考，被陕西师范大学录取，成为我们村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学生，父亲在给村里看苗棚地时夜读的故事至今在家乡流传。

毕业后，父亲报效家乡回来教书，又想办法把母亲和三叔带出农村，安排了工作，从此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。在教书育人的十几年里，父亲勤恳不息，专心教学，常年担任县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。在教学之余，父亲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，创作了大量的散文、小说、诗歌，在省市级媒体常有作品发表，这在故乡小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。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努力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他又调入西安一家教育媒体，从事新闻宣传。在新的领域，父亲的眼界更开阔，创作更丰富，连续出版了几部著作。

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看着他几十本厚厚的

剪贴本，我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几十年来半夜读书写文章的情景。这一幕，源于我幼小的记忆。我记得从小到这几十年里，父亲对家务事不是太关心，家里洗涮做饭之类都是母亲在操劳。他的心思一直在自己的梦想里遨游。小时候半夜醒来，我总能看到父亲书桌前的灯光，他依然在读书看报写文章。白天，除了备课教书，他喜欢和来访的朋友学生聊天，一到夜晚，就读书写作不辍，竟然坚持了几十年，直到他临去世的前几天，还在整理剪贴自己的作品。

父亲在留给我们的遗言里说，他一生清贫，不爱从政，只在专业上下功夫，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刻苦努力，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做精，不要让同事领导看不起。

斯言在耳，人已逝去，回望父亲勤恳拼搏的一生，让人心生无限伤痛！

我这几天暗暗思忖，是不是去年刚去世的母亲在另一个世界太寂寞孤独，叫父亲去陪伴她呢？

清明节那天，我跪在父母的坟空前泪流满面……不到一年时间里，两个至亲先后离去，怎不叫人肝肠寸断！从此，我没有了家，再也体会不到父母的关爱温存，短短几个月内，我就成了失去双亲的孩子，在这个世界孤独地苟活着。

料理完父亲的丧事，送走了亲戚朋友，我瞬间感觉到巨大的失落和孤独。我不知道，以后有了烦恼该向谁去诉说，以后受伤的心，该向哪里寻找慰藉。走在城市的街头，午夜的风在街头游荡，燃烧的纸钱在火苗里翻滚，仿佛一群黑色的蝴蝶在风中起舞。在荧荧火光中，我似乎又看到了父母的笑脸，他们正慈祥地望着我说：“你们要好好生活，把孩子们抚养成人。只要你们过得平安快乐，我们就会含笑九泉的。”

此时此刻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说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会谨遵您的遗言，过好每一天。愿天堂里永远宁静安详，再也没有苦难和病痛。

二老安息吧！